



傻瓜書日 Fotobook DUMMIES Day

林君燁

「傻瓜書日 Fotobook DUMMIES Day」由創作者林君燁與劉兆慈於 2018 年共同創立，強調影像自出版的市集暨線上書店。2019 年發起《閱讀東南亞》計畫，執行東南亞自出版的田野踏查，以創作者視角紀錄正在發生的東南亞攝影與自出版面貌。

| fotobookdummiesday.com

A photobook is a book that is being viewed

because of the photographs inside. In the world of photography, photographic books are widely referred to simply as photobooks, which is why this is the term of choice adopted here. Of course, you can treat any book that contains photographs this way. However, even though someone might appreciate, say, a cookbook for its images, most people would probably look at it specifically because of its recipes. Unlike most books, producing a photobook begins with the photographs; everything else, which might include copious amounts of text, is added later. → Jörg Colberg, "Introduction, What Is a Photobook?"

「傻瓜書日 Fotobook DUMMIES Day」是由你和劉兆慈共同創立的，兩位都是創作者，請先簡單介紹自己，也談談你的作品關注的是什麼？

我之前是在布拉格影視學院的攝影研究所唸攝影。那邊的學制比較不一樣，是以師徒制和工作坊為主，也還保留了一些比較傳統攝影的部分，例如用大相機拍照。我自己的作品，是透過書和投影的方式，討論照片和讀者之間的關係。之前做的攝影書《Ageing Object》是刻意藉由置換及編排觀者所見的影像物件和文字，讓觀者感受圖像閱讀的各種拉扯。

兆慈大學在南藝大、研究所在倫敦，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以書作為創作載體，所以一開始我們其實是一起賣書、參加市集。我個人的想法是，攝影放在當代的架構來看已經質變了，有時很難判斷這算不算「攝影」，也不想用很窄的標準來思考攝影。所以後來舉辦「傻瓜書日」時，我們的設定是「影像×自出版」，就是找我們有興趣的，有趣、適合用影像體現的題目，「為什麼這個題材適合以影像處理」、「這樣的影像又適不適合用書來呈現」……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談談最開始規劃「傻瓜書日 Fotobook DUMMIES Day」的契機？

其實最開始是 2017 年我和劉兆慈都剛回台灣，那時候我們兩個蠻閒的、時間很多，想說那不然來試試看賣書，就先從我們兩個做的書開始販售。一開始我們到處擺攤，去了「台北國際書展」，也去「牯嶺

The cultural status of printed media is extremely dynamic right now, but it also goes back and forth. I would describe the book of today as a medium that has been liberated from the need to transport information. → Bernhard Cella, “...more real than art—The art of assembling”

街市集」。但一直有一種自己和其他攤位有點不大一樣的感覺。創意市集裡，很多攤位是插畫、漫畫、或是插畫搭配文字……相對來說我們這樣做影像書的好像比較少。像市集那樣的地方，如果東西和旁邊攤位差距很大，基本上就有點難賣，我們又覺得自己做的東西「不可愛」，跟市集現場有點格格不入，所以就想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更容易出現自己讀者的環境。如果我參與一個市集，裡面有我想逛的攤位、又有我感興趣的書，那應該很棒。另一部分是我們之前都在國外，其實不熟台北的影像和獨立出版的場景，像「下北沢世代」這些我們都沒有經歷過。有些本地影像創作者的作品我們很喜歡，就想說如果可以創造一個環境，在賣我們自己的書時，旁邊也都是我們喜歡的創作者的書，這樣好像很不錯。

其實就是從這樣很簡單的原因開始，只不過是我們想做一個和自己作品調性比較像的書市集。我們邀請的創作者，像陳藝堂等等，都是我們本來就在注意、也很喜歡的。但因為我們知道的人也沒有那麼多，一開始是從「Lightbox」、「朋丁」等等地方找我們覺得調性比較相符的作品，然後再請該創作者也幫我們推薦另一個創作者。基本上我們是設定「影像」和「自出版」這兩個範疇的交錯，但沒有特別強調攝影書。「傻瓜書日」的英文名字「dummies」指的是「樣書」，也可看作一本書冊還在視覺實體化的實驗階段，其實藝術書有很多形式，不管是 artist's book、photobook、zine，我覺得這些差別都是形式上的，在本質上都是一種自出版。所以我們的活動不特別界定出版物的形式，

Photographically illustrated publications, photographers' books, photobookworks, or just photobook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and occupy a central plac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Despite the crisis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the eBook, more photobooks than ever before are produced, read, traded, and collected. Independent publishing and self-publishing of books—as well as fanzines—have become a phenomenon that has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 Moritz Neumüller, “By the Book”

What do Benjamin Franklin, Thomas Pain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Edgar Allan Poe, Mark Twain, George Bernard Shaw, Rudyard Kipling, Gertrude Stein, Upton Sinclair, D. H. Lawrence, Ezra Pound, and T. S. Eliot have in common? They were self-publishers. This list could be enlarged with an endless number of less prominent names, and I only mention them to disperse a common assumption, that self-publishing is an option for authors who are not good enough to be taken on by established publishers. Artists publishing their own books face a predicament: while self-publishing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the confession of failure, the artist's book itself seems to epitomize the perfectly autonomous, self-determined work. → Joachim Schmid, “From My Skull”

只要和題目有切合就好。

我們有興趣的是和「影像自出版」相關的，而不是嚴謹「攝影」規範下的作品。會做這樣的設定，其中一個原因是台灣用純粹攝影做獨立出版的創作者不多，如果把範圍限定在攝影，好像有點難找到足夠的質量和人。另外一個原因是兆慈本來就是念純藝術，不是念攝影，本來她對這部分的興趣就是更廣的，而且攝影在當代的架構下，已經有很多變化了。所以我們比較在意的重點，還是在於「為什麼使用書作為影像的載體」、「這個影像有沒有適合用書這種形式呈現」這些考量。

「傻瓜書日 Fotobook DUMMIES Day」 目前舉辦了兩次以「影像×自出版」為主的市集活動，請分享 2018 年在台電大樓站附近的 **Another Brick** 舉辦的經驗？

我們是用做計畫的方式來做市集。第一年開始要舉辦傻瓜書日時，是以「半策展」的方式，我們先列出一個自己想邀請的創作者名單、再請對方推薦其他攤位，第二年才開放 open call 找其他和主題切合的攤位。那時候來擺攤的大概有 30 個左右，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創作者本人、另一種是獨立出版社。第一年我們是辦在台電大樓附近的酒吧「Another Brick」。最開始找地方時，因為我們比較不喜歡白盒子空間，也不想做把作品掛在牆上的形式。那時候就想，如果可以找一些現成的場所，例如社區公園、或甚至溫州街區那些老畫廊，在「傻瓜書日」的

The “death” of the physical book has been widely predicted, but this seems only to have spurred a new interest in making books on the part of photographers. → Gerry Badger,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hotobook”

那兩天，把原有空間暫時性的變成另一個場域好像很有趣。後來找到「Another Brick」，因為交通很方便，又有現成的桌子可以使用，我們就直接帶自己的書去給對方看，跟對方提議。

其實也是第一次做「傻瓜書日」的經驗，我才發現，在市集的現場，讓創作者和讀者親自接觸是很重要的事。對於賣書的人來說，遇見自己的讀者是很有趣的事情，而且讓創作者們互相認識也很重要，平常這些人也不一定有機會聚集在一起。 - p. 261

另外就是在做自出版的時候，會面臨到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印刷。如果是用數位印，可能不一定可以印到符合你想要的品質，例如想做到 offset-print 的程度，費用可能就很貴，少量印刷有時候又找不到人幫你印。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個集合創作的方式，讓大家去 7-11 印。好不容易聚集了喜歡的創作者，我們很想藉由「傻瓜書日」跟這些創作者一起做些什麼，而不只是辦一個有觀眾來逛街的市集。第二個原因是覺得「7-11 影印」這個題目很有趣，和自出版的文化很有關聯，台北又到處都是 7-11，很好找。所以我們就邀請擺攤的創作者一起在現場聯合創作，先設定一人要提供幾張彩色、幾張黑白頁，大家抽空各自去便利商店印，然後直接把這些圖像貼在酒吧牆上當場編輯，隔天現場裝訂、現場賣。出來的成品《試刊號〇》我們都蠻喜歡的，後來販售的狀況也蠻好，算是當時收入之一。 - p. 263

Today, the photobook has never been in quite such rude good health. That is to say, almost every photographer of ambition wants to make photobooks. A noted book is a calling card, and can successfully launch a career, so most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publishing, if necessary.
→ Gerry Badger,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hotobook"

In conclusion, the artist's publication is an object by an author who is no longer unique, the work is not signed, distribution is reinvented for every object, the roles of artist, graphic designer, author, editor, and collector are sometimes played by the same person, the management is collective, and the content is not specialized. Despite the variety of dispositifs and practices, four constants seem to unite these publishers classified as authors:

// The extension of the artistic practice to its derivative activities: curatorial, editorial, and

2019 年「傻瓜書日 #2」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對面的众樂 Lab 舉辦，也請談談第二次辦活動的經驗，以及其中「共同創作」的部分？

第二次辦「傻瓜書日」時，我們涵蓋的範圍好像又更擴散，原則就是：「影像為主體」、「獨立出版」、「自出版」。第二次出現的攤位感覺更多元，來參加的攤位、或是來逛的人，好像年齡層也更低。和第一次相較之下，「傻瓜書日 #2」那幾天來的專業觀眾性質更廣泛，除了創作者之外，也有雜誌編輯、設計師等等。

辦完第一屆傻瓜書日後，我們也去了東京藝術書展在銀座的前導藝術書市集。那個活動不用入場費，如果主辦方喜歡你的作品，你就捐出十本書作為攤位費，書被放在自動販賣機裡，觀眾只要在現場填表單，販賣機的後台就會有人選書，書會從販賣機裡掉出來。我們覺得這種方式很有趣，因為在做「傻瓜書日」時，我們想做的是比較公眾性的活動，如果收入場費的話，觀眾可能會覺得是來看展覽……但我們比較希望對方是來閱讀和買書。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想可以做什麼樣的事，讓觀眾可以間接付費、但又可以接觸到平常不會看的影像書。後來想到台灣人真的太信星座了，我們就在現場做一個看星盤、畫畫心理測驗的特別活動，一天找來有攝影相關背景的占星師、一天則請藝術家倪瑞宏打扮成觀世音來幫觀眾做測驗，現場觀眾可以付費進行星座占卜、心理測驗，他們兩位再依照個別星盤、心測結果挑一本書給觀眾。

另外就是共同創作的部分。因為「傻瓜書日 #2」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對

[redacted] distribution, and collection- and research-related.

// The challenging of cultural borders by establishing relations between previously isolated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domains: poetry, literature, sound, visual arts, video, digital art, architecture, graphic arts, social sciences, etc.

// The creation of editorial teams as networks based upon intellectual proximity and language, and increasingly less so on geography.

// The invention of an economic model def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each publication, the suppression of inventory (through print on demand, co-editions, established fan networks, etc.), the organizations of events for dissemination. → Sylvie Boulanger, “The Phenomenon of Micro-edition: A Silk Road”

How on earth am I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a photobook?

[redacted] The first thing you must do is demystify the idea of the photobook. As soon as you demolish every single convention about what a photobook should be, you will free yourself to dream up something new, exciting, and—most important—completely doable.

[...]

The question here should really be: how on earth could I not make a photobook?

→ Bruno Ceschel, “Self Publish, Be Happy Manual”

面，所以把該屆《試刊號一》題目定為「什麼是當代（攝影）？」，我們給參展的創作者一個工具箱，裡面放很多東西，例如相機、google「當代攝影」會出現的照片等等。在現場就用像馬拉松的方式，把工作箱輪流下去一組做 20 分鐘，最後再把大家做的東西重新編輯，直接在現場複印販售。

除了兩次市集活動，「傻瓜書日」也參與座談、讀書會等討論，也請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第一次舉辦市集之後，我們也開始做網路社群。我們想要延續做跟「自出版」和「影像」的相關討論，「傻瓜書日」一直比較像是一個創作計畫，並沒有打算籌組一個空間或是書店。加上後來兆慈離開台北，在這樣的狀況下，把計畫重心放在線上比較靈活。那時候也有做線上書店，主要是辦完「傻瓜書日」發現了很多很棒的本地作者的自出版，感覺應該大家集合起來賣，畢竟那時還沒有專門在賣影像自出版的平台，有這樣的管道不只可以賣東西，也可以讓創作者知道彼此正在做什麼。現在社群變得更開放、在網路上更容易彼此連結，對獨立出版確實是有幫助。有可能會連結到更多觀眾，甚至可能會超過同溫層， -p. 153 不過幅度可能還是有限。

除了市集和線上書店之外，我們也做不同的討論和展覽，這好像比較像是我們想做的事。那時候「不只是圖書館 Not Just Library」找我們

合作，基本上他們是找不同單位在圖書館入口處的空間裡做展覽。那時候我們覺得可以用「閱覽室」作為展覽形式來討論什麼是一本「傻瓜書」。展覽期間，我們也舉辦兩次活動，一次是在愚人節，找來小誌的創作者「毒草 Toxic Weeds」路熙，和藝術家創作書推廣平台 -p. 27 PAPER MATTER 的蔡胤勤，用類似讀書會的形式，大家在現場分享 -p. 157 自己覺得「有點奇怪的影像書」。另外一次則是找了待過攝影藝廊、經營「二手舍」的 Amanda 和藝術書出版社「waterfall」的小 8，專門 -p. 105 針對攝影書的「編輯」做分享。其實比起書展，我們可能更想針對自出版和攝影做深入的討論。

2019 年你們開始做「東南亞踏查計畫」，談談這個計畫的想法和發展？

最開始的原因是我們在參與不同國際藝術書展的經驗中，發現很少看到東南亞創作者的書。我們在討論傻瓜書日線上書店選書的時候，聊到也許可以有「東南亞書系」，但發現除了新加坡的研究者莊吳斌之外，有規模整理出來的資料好像有點少，所以想自己去現場看一下。

這個計畫我們是用國藝會的補助來做田野調查，題目是探討東南亞的 -p. 73 攝影書和自出版。我和兆慈用城市做定位，兩個人分開進行，她去了曼谷和馬尼拉，我去了印尼雅加達、日惹和越南胡志明市，我們就是用很 mapping 的方式在網路上找人，到了當地透過創作者介紹，再用地毯搜索的方式做串連，拜訪東南亞不同做書的影像創作者、藝術家

組合、獨立空間和書店。

我們發現東南亞各國之間的差異性蠻大。例如在印尼，因為國內市場能量很大、內部報導攝影社群連結強，不但產生很多的藝術家組合「art collective」，該地的獨立出版社、創作者也對積極去海外販售較沒興趣。而有些國家有審查問題，例如泰國不能做直接指涉泰皇的內容，共產國家越南審查制度則很嚴格，所以自出版相對難做。在東南亞，攝影書在這十年間慢慢有越來越多人做，但國家之間尚沒有太多聯繫。我們做完比較靠近的一些中南半島、菲律賓、印尼等國家，發現東南亞的攝影、出版相關歷史資料常常連結到新加坡和香港，香港也曾經是東南亞印刷的集散地。此行的東南亞影像與自出版的調查我們將部分資料整理成前導刊物：《觀看的一種方式：以攝影書與自出版閱讀東南亞》，但還有許多田調訪談尚待整理中，希望可以在 2021 年底做完、發表。我覺得我們始終是以很創作者的角度在看這些事情，很多時候不過是挑選我們自己會喜歡的書。

2019-11-20